

尋找塵緣牽繫的你

離

風蝶衣

關於

風蝶衣

她的想像力無遠弗屆；她說故事的能力，更教人折服。
於是，她的小說讓人愛不釋手。
『創作是件愉快、自由的事』她說像她的名。



精美大眾小說

GS028

離

尋找塵緣牽繫的你

風蝶衣◎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離：尋找塵緣牽繫的你／風蝶衣著．——
— 第 1 版．—— 臺北市：精美，
1994〔民 83〕

面； 公分．——（精美大眾小
說；GS028）

ISBN 957-716-164-2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9385

離——尋找塵緣牽繫的你

作 者：風蝶衣

發 行 人：朱凱蕾

執 行 主 編：周旻君

校 對：唐宇珍·張嘉芳·周旻君

出 版 者：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社 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 3 段 113 巷 25 弄 35 號

聯 絡 地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 174 巷 15 號 10 F

電 話：7911197·7918621

電 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
郵 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2152 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64-2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離

風冷水寒，
情緣已邈，
離亂塵世，
唯我踽行。

迷糊女兒心

風蝶衣

接到了電話，希代的吳姊姊找我要「序」，一時間竟然愣住了。問我要「序」，這個題目真是難呀！想來也好笑，說起寫十萬字洋長大論的小說，不管劇情是如何的峯迴路轉、如何的賺人熱淚，或是能夠讓人捧腹大笑，再或是數十個短篇小說，這些都難不倒我，但是唯獨對「作文」這兩個字頭痛。問老爸，他說寫感想；問媽咪，她說隨妳高興；問妹妹，這妮子竟然朝我一笑，然後說：「妳完蛋了。」實在是太可惡了。求救無門的我，只有趕鴨子上架，抱著赴死的決心，提筆開始動手了。

想到自己能夠出書，心中除了滿心歡喜外，再也找不出別的形容詞了，面對著鉛字筆在手，竟然有點不敢相信，心中對希代的感謝自是不在話下；工作之餘，閱讀小說原本是我的最愛，對於希代出版的小說，一向是頭號的支持者，大概也是因為這個

緣故，日子一久，心中漸漸有了故事的草圖出現，最後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動手開始寫書。

本來對於這本書，實在沒抱多大的信心，向來定不下心的我，往往故事都是頭尾先定，然後再慢慢的苦思細節。迷糊似乎一向是我的專利，而靜坐沉思是我的最愛——不知道這是否有自閉症的傾向；因此，漫漫兩、三個月下來，也許書中的內容已經是支離破碎了，對於能夠看得懂我書中故事的人，在此，要先向你們致上最高的敬意，感謝你們能夠予我支持與鼓勵。

生性迷糊的我，做事一向大而化之，偶爾也會讓大夥開開眼界，怕的就是眾人會覺得生活無趣，因此會不定期的發一次神情，讓周遭的人也跟著緊張兮兮的；上天大概是爲了彌補這個缺陷，因此筆下的人物，往往不是能夠獨撐大局，就是屬於精打細算型的，偶爾出現一點浪漫的氣息，但隨即又被接下來的「情節」給破壞無遺——浪漫畢竟不是我的本性。

試著讓生活更快樂，保持心情愉快，是我每天睜開眼的頭件事。告訴你們一個小祕密，早上起床，哼上一首歌，不管是輕音樂或是重音樂，心情也跟著飛躍起來，一整天做再多的事也不會覺得累了；相反的，如果沒聽到好音樂、或是碰到一小件不如意的事，那麼接下來的時間，周遭的人大概就會飽受我臭臉的對待了。隨性而爲大概

是我這個雙子座再加上O型的人，才會有的脾氣吧！其他的人看了別抗議，這只是專指我而言。話隨筆至，相信我的話還不太難懂，也許看了會覺得有點莫名其妙，不過請千萬要原諒。

接下來就是要為這本書做介紹了。

在此聲明，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浪漫小說的，請接著翻開接著看。哦，不，其實也不怎麼浪漫啦！該說是劇情偏向於古典的才對。總之，喜歡古中國的劇情者，請跟著我一起暢遊書中世界。

楔子

冬兒愛唸詩。

愛那詩中明媚秀麗的山水；愛那藉詩傳舒心懷的詩情；愛那廣闊浩瀚不絕的千古墨畫，道盡了多少世事滄桑。

冬兒不愛出門，因為她的身體不好。

幾天前，她一時興起，硬纏著丈夫帶她外出，夫妻倆跑到山上的度假小屋去，過了個寧靜而優閒的週末，但她卻不小心著了涼，回程時累得差點要了她的命，令丈夫大發雷霆、自責難過；不過她並非無收穫，因為她懷中藏有本書，一本因她無心之語，卻換來丈夫跑遍台北所有書店，好不容易才買到的書；冬兒知道，那是丈夫在剛毅難近的外表下，所擁有的一顆體貼、溫柔的心。

今兒個一早，她比丈夫還早起，不過她故意裝睡，等丈夫出了門後才起床。否則照她對丈夫的了解——那股用十八頭牛都還拉不動的脾氣，她恐怕得躺在床上一整天。那種滋味她嚐過，冬兒發過誓的，如再發生一次，乾脆先一棒打昏她再說。

「不成，再發呆下去，書會看不完的。」

冬兒拉起竹簾，讓朝陽灑進，頓時室內一片光明。這間仿古的書房，可是冬兒精心佈置的，同時也是這間屋子採光最好的房間了。

冬天，是冬兒最喜歡的日子，因為她出生在冬天，也因為冬天的陽光總是暖洋洋的，這種日子最適合在陽台上看書。

沏了壺香茗，點上自己所喜歡的檀香，坐在几前，冬兒翻開那本精裝卻帶著斑點泛黃的書，她彷彿入定般凝神細閱。

冬兒看得入神了，不知書中寫些什麼，讓她如此著迷。

好不容易她終於從書裏抬起頭來，緩緩的吐了口氣，竟發覺時間已不知覺的流逝，天已近晌午了。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，故壘西邊。人道是，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？遙想公

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，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強虜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，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。

閉起眼，冬兒含笑的吟誦著。

她的心彷彿飛到了那個時代，幻想著三國的栩栩人物，那種種的瀟灑英姿，想那長江翻騰時，飛濺著聲勢驚人的浪花，百萬雄兵又是如何浩蕩南進，那慘烈的戰役更是決定了三國分壘的局面。

「決定了，今天就挑三國吧！」冬兒淡淡一笑，閣上書起身回到室內。

只見她由梳妝台裏拿出一面古老的銅鏡，瞧她小心翼翼的捧著，似乎這不起眼的銅鏡是項來頭不小的寶貝。

不錯！這面古舊的銅鏡的確是個寶，因為它是面能溯古究今的「子天鏡」，同時也是冬兒的傳家之寶。冬兒不知它已傳了幾代了，但是從鏡子的外表看來，它似乎傳了很多，冬兒想像很多像自己這樣愛鏡的男子或女子，用手輕輕的將鏡緣那粗糙、不平滑的地方，漸漸的撫平、拭圓，她手按鏡面下方的寶珠，依自己的心意，鏡子裏閃過歷史上一幕幕的情景，從黃帝、唐、虞……

「咦！從沒見過女子也能上戰場?!」冬兒突然瞧見一幕，她驀然停止鏡中的畫

面
。

第一章

「徐荊，明兒個咱們就要渡業水了，妳有什麼好計策沒有？」傍晚時分，此刻正是軍隊用膳的時刻，袁紹帶著他的智將——徐荊，兩人緩緩的策馬出營，商量著殲敵大計。

徐荊不吭一聲，因為她知道袁紹一定還有話說，果然不消一刻鐘，袁紹又開口說道：「曹孟德為人城府深沉，此次我們強渡關山，已經是擺明了與他對壘。可是，事到如今卻一點動靜也沒有，我怕事情有異。」袁紹那雙濃厚的劍眉，已經快皺成座山了。

「勝家三兄弟必定已將消息傳回給他了，如今只怕他已整軍待發中。」徐荊這消息，是用了十幾個她親自訓練的手下的寶貴生命所換來的，到現在一想到他們的死，

徐荊仍然感到心痛。全都是好人家的兒郎呀！

「早知道勝家兄弟不是好對付的角色，早該在闖關時殺了他們，就不會留下這麼個禍根。」袁紹恨聲道。

「那為何不下手呢？」徐荊反問，她要知道袁紹為何不下手，雖然她不嗜殺，但一想到那生死與共夥伴的慘死，她就恨不得殺光所有的敵首。

「或許真如妳所說，我不適合在這個時代裏稱梟雄吧！」袁紹搖頭道。

「那又為何要賭這口氣呢？」徐荊早就知道袁紹是哪種人了。

初認識時，他的寬大與包容讓她心折，就是這份廣闊的心胸，讓她無怨無悔的跟著他東征西討。

徐荊也知道，袁紹不是這亂世中的英雄，只不過他執意要爭一口氣；爲了他，徐荊義無反顧的陪他豁上這條命了。

「人活著，不就是爲了爭一口氣嗎？」袁紹無奈的一笑。

若非爲了爭口氣，爲了他袁氏百年盛名，他才不會沾惹這些令人心煩的事。

「人活著，就爲了爭一口氣嗎？」徐荊望著天上繁星點點，據她觀測星相的結果，她知道自己離大限不遠了，而她的兇星赫然是身旁的袁紹。

「值得嗎？」似在自問，又像在問袁紹，徐荊喃喃地道。

「值不值得我不想了，我只想明兒個的事。」袁紹煩不勝煩，若業水河畔有人埋伏，不說軍隊上不了岸，恐怕到不了河中心就會全軍潰敗。

「今晚就由我帶人到對岸接應吧！」徐荊自是明白袁紹的心意，幫他運籌帷幄的田豐只能獻策，並不能替他上戰場打仗，而手下那些武將若非有重賞，才不肯幹這種不要命的事；這些都怪他當初識人不慎，只重才而不重德的後果。

徐荊心中有個隱憂，她怕一旦袁紹管不住那些人，最終受苦的還是黎民百姓，劫財劫色不說，怕是要大開殺戮。

「太好了，不過我怕……」袁紹喜形於色地看著眼前的徐荊，隨即卻又暗下神色。

她，可比得上手下千萬猛將，這也是他為何獨排眾議、打破從不帶女人上戰場的規矩，帶著她東征西討的原因。

「怕？怕什麼？！」徐荊一揚秀眉問。在她印象中，袁紹是個天不怕、地不怕的豪爽男兒。

「妳。」袁紹嘆了口氣。

徐荊呀！這個註定要他一輩子操心的人。

身著戰甲的徐荊，帶著幾分的英氣，但是眉宇間卻又藏有無限不易讓人察覺的柔